



書首

春秋集註

二十二三四

2797
55-49



仁
號 2797
卷 55-119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二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之子。毋穆姜夫人。齊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

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伐鄭。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為政。

衛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蔡詳見宣公元年。

曹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詳見宣公元年。

杞詳見僖公元年。

薛詳見僖公元年。

莒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鋤。

邾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經立。

許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詳見僖公元年。

楚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魯成公七年。吳伐邾。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詳見隱公元年。

宋詳見隱公元年。

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

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京房易傳云宣公而温倒賞也

○答徵五此其一也

○陳太猷曰哲之反

○何氏曰周二月夏

○義見桓十四年亦

見昭四年傳申豐詳

○愆者愆陽也伏者

伏陰也

○林氏曰周二月夏

十二月也而無冰書

冬温

○周禮凌人掌冰王

無冰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不終時而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

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

見故當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

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

祭冰皆與焉此亦燠調愆伏之一事也今

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

經邦太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

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

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

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

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滿矣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

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傲戎將遂伐之

○何氏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豫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小季孫行父專權而奔任之所致也

叔服曰昔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也昔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

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申國之事也丘

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

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

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大

人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胡傳作丘申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

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

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

○林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匹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一人此甸所賦也

○長轂車轂之長者因以名軍

○林氏曰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

師不出故為齊患之

因始作丘甲

○李靖唐功臣封衛

國公按武經七書有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一廣左右二軍之

名二十五乘為廣

○鬼狩各紅地名在

昭公八年

○集解云旬具一乘

是古制若五具一乘

則旬具四乘苟以

此法而計魯七百

之地則至蒐于紅時

而不止千乘矣豈不

誤哉

○再在宣公末年

春秋卷三十一

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

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

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

旬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

三旬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

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旬而增

乘未可知也楚人一廣之法一乘至用百

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

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

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

為又以為丘出旬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赴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慢是也

○太故謂宣公薨之故

○何氏曰時者謀結

室之戰不相負也後

晉所執不日者執

在三年外尋舊盟後

非此盟所能保是也

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言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責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遠鯀寡救之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買戎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

蓋晉敗之或曰買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何氏曰正其義使若王自敗買戎莫敢當敵敗之也

春秋卷三十一

四

○盟于斷道在宣公十七年
○盟于赤棘在元年
○彼謂齊此謂魯

○林氏曰新築衛地
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

○集解云齊師侵虜如伐魯也鄙取龍侵及巢南之類是矣

○同伐齊矣在宣公八年

○孫良夫孫林父之
父石稷石碭之後皆
衛大夫
○以衛主之也欲戰
者衛故也

胡傳 初魯專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與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鞌。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胡傳 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虜。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此法如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

○林氏曰：鞏，齊地，去齊五百里。○書：會四鄉，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林氏曰：三國皆姬姓，故言兄弟也。

○林氏曰：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賈賣之。○朱，血色。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至，車輪皆朱殷。

○華不注，山名。

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晉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克之。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勳，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衛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華。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野。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所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棄。

其車繫桑本焉。以御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郈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駁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奔轡右援袍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車。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郈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慕母張喪車，從韓厥。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于後。韓厥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

○轉馬車也

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腹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致。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廷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死。夜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師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弱女子女子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陸齊侯使賓媚人

○賓媚人即國佐

○同故蕭君之字。齊侯之外祖。父子其女也。即齊頃公之母。晉卻克難斥言齊君之母。故遠稱必以蕭同叔之。女為質於晉。

○舉大雅既鞫詩

○舉小雅信南山詩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

賂以紀。離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魯商頌長發詩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
地不敢愛予又不許請收合餘燼借命是
救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睦也
子若不許讐我必其唯子則又何求予得其
國寶我亦得地而紿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
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卽自師逆公公羊
傳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善憂內也穀梁傳
其曰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
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
貴者

○見周禮太司馬

胡傳 大國三軍次國一軍魯雖大國而四
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
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

○季孫一怒謂其恨齊人立宣公納歸父

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
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取成
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
師而四卿並出肆其賈欲雖無人乎成公
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
元帥畧其副衛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
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
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
一矢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
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
之為憤兵之大戒見
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於氏曰袁婁齊地去齊五十里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巴西及國佐盟于
袁婁穀作袁婁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
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
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
也其佚獲柰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戰遂巡

○楚屬定來盟于師
齊桓公退師而後盟
于召陵脩禮於楚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晉
卻克進師而後盟于
袁婁不禮於齊也夫
以齊桓公之所不敢
而四國之大夫敢為
之甚矣戰戰之念也

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
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
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
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
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
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
駘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駘者迂駘者二太
夫出相語踦間而語移曰然後相去齊人皆
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
與我紀侯之驪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故
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
我紀侯之驪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
者東故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
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

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
盡于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妃子為質揖而夫
之卻克跌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
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去國
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
焚雍門之茨侵軍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
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
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此鄙教卻獻子齊有
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
侵地以紀侯之驪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
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
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驪來則諾以蕭同姪子
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
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
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
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
請五五不克舉國而
授於是而與之盟

○楚諸縣尹皆僭稱公巫臣為申縣公

○莊王乃以夏姬賜與楚之連尹名襄老者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友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之妻老死於鄭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整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鄭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詐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則位將為陽橋之役。

○桑中衛詩淫奔之篇名言巫臣將淫夏姬是有桑中之事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二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友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自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於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夷所命也。克之制也。爨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

○文陽田見隱公四年

○杜氏曰取之賂也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
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孟子告子篇有之
朱子曰魯地之大皆
并吞小國而得之有
王者作則必在所損
矣

○林氏曰蜀魯地且
屈完以來楚大夫皆
無氏族而書公子自
嬰齊始

○楚侵魯以救齊至
陽橋故曰陽橋之役

取汶陽田

汶音問公羊傳汶陽田者何寧之賂也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子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主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楚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代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野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速解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野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鐵織紆皆百人公衛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

其曰公子何也嬰齊左也

胡傳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

夷狄謂楚大夫即

公子嬰齊

謂其志歸父宜公
欲去三桓及逐歸父
使出奔而齊人納之
之事是也

○書君陳篇有之

○易曰山下有澤損

君子以懲忿窒慾係

辭曰損德之脩也

○詩衛風雄雉之篇

云不戢不戢何用不

戢

○論語衛靈公篇子

曰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遠怨云云

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一國稱師若其衆也

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

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

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

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

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忿肆

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

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書曰不戢不戢

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

也季孫忿忿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

懣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

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
公及楚公子

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

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

林氏曰楚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也

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平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書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

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

解於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

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闕萊傳

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

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

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

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胡傳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會內也坎書主

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石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

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

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脩政事

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

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

例當書其稱人
公羊曰得一貶至耳

○諱公而不書莊十
六年之盟是也
○僖二十九年習泉
之盟是也
○僖十九年齊之盟
是也
○如禧元年八月與
邾人會于榘矣九月
又敗邾師于偃亦不
信者也此下五年十
有二月天子崩十有
二月諸侯不奔喪而
自相會盟于蟲牢亦
不臣者也而皆書公
不諱此則蓋同於齊
矣故不諱也

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取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附錄 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士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

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徐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二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定五十三
九年 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
藏元年蔡景四鄭襄十七曹
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
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宣十二年楚圍鄭，
晉師救鄭，敗于楚，至
是師之以其服楚也。
○覆，伏兵也。鄭立與
鄭地名。

○林氏曰：公子偃使
鄭東鄙之人設伏兵
于鄭以攻晉師。

○此二事所以責晉
為日師出以律失律
也。

○此二事所以責鄭
彼謂晉此謂鄭。

○鄭去年與楚師長
衛是也。

○去年八月宋文公
衛穆公卒至此凡六
月猶未葬故范氏曰宋衛未葬而首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成之為君所以見其不居喪之罪。

○何氏曰：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縮素哭之。

○范氏曰：官殿親之
神靈所憑居而災故
以哀哭而禮。

○劉綯字質夫程子
門人著春秋傳十一
卷。

○禮補見禮記檀弓

○詩曰：似續比祖，
室百堵西南其戶，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又
曰：兄及弟矣，式相好
矣。有所遇焚者，即此
是也。而將以室為宗
廟，則非矣。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兵
與皇成如，楚獻捷。

胡傳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鄭之役也。遂東
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
兵與夫討鄭之役，則復悉勦民，非觀釁也。
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
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
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
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
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
曷為稱爵肯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
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
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

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
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
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益，
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胡傳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
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
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
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
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
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
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
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
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
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
人情何居。

○禮補見禮記檀弓
○詩曰：似續比祖，
室百堵西南其戶，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又
曰：兄及弟矣，式相好
矣。有所遇焚者，即此
是也。而將以室為宗
廟，則非矣。

○華元樂舉主文公喪事者

○從金革之事謂從晉伐鄭討邲之役

○秦始皇崩九月葬以卜下銅三泉奇器珍怪徒載滿之合匣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

○漢舊儀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二丈

○林氏曰鄭始書大夫將

○曲禮云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專列云去國踰時之罪則致黨惡附之罪則致此春秋致公之常法非此不致今如晉非由此三者而亦致蓋特著其慢禮而重利不擇是非而冒行之失也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日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後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坎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拜文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

許左傳許恃楚而不

○公至自晉

胡傳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附錄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繫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

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一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在受，然君亦不在受，德無然
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
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勉之，以賜君之
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
而帥備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
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傳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

○何氏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能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

○集解云：大王之民從之者，如歸，所以得之。魯成之民雖歸之，而不從，所以失之。為下介年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立言也。

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敵，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各如。齊在良

將穀作牆，各音羔。左傳：討赤狄，之餘焉。齊各如，瀨上失民也。○冬十有一

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之於是始。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林氏曰：齊魯如赤狄之別種也。

○集解云通上下之情命邦交之誼故為禮
○要質鬼神犯刑政而屢盟以長亂故為非禮
○經不書公而言及見臣與君抗禮也
○林氏曰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衰於夷鄭為亂階也

鄭伐許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胡傳 禮也夷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不繫於國以見其逐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何氏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

○范氏曰稱從楚而伐許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夷狄之
○宣十年鄭及楚平晉宋衛曹伐鄭取成而逐明年楚又伐鄭鄭又從楚盟于辰陵護此則鄭之兩事晉楚可見矣
○及鄭之敗在宣十二年
○宣十四年晉伐鄭是年春又伐鄭又被鄭敗諸輿在此則鄭莫善晉可見矣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焉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于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附錄

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輩湖韓穿荀躡趙旃皆為卿賞賚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

○襄公卒悼公費立

○林氏曰宋始聘晉

○襄公卒悼公費立

○林氏曰宋始聘晉

○襄公卒悼公費立

○林氏曰宋始聘晉

○襄公卒悼公費立

○林氏曰宋始聘晉

○襄公卒悼公費立

○林氏曰宋始聘晉

○襄公卒悼公費立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

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定王二

四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三衛定二

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通嗣君也

○三月

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葬鄭襄公

○冬城鄆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鄭伯伐許

胡傳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

春狄卷二五

行

○陳哲云前年宋衛

亦未葬而從晉伐鄭

亦未葬而從晉伐鄭

故其文一施之也

干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

我之國大臣睦而遂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鄭伯伐許 公孫申師師疆許

附錄

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定王二十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

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

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太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附錄

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

○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林氏曰杞伯將出叔姬先脩禮朝書言其故是也

○林氏曰穀齊地

仲孫蔑如宋左傳孟獻子如

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

齊逆女故宣伯饋諸穀

梁山崩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

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土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衛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

春秋卷三十三

三

○集解云武主之後
其詩也見大雅韓奕
篇
○曲沃桓叔之子萬
食邑于韓世為晉卿后與魏趙共分晉國晉之滅韓不知何時

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曰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之奈何伯尊曰天有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天有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師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師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懷善也

胡傳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亦記異是以不

○前大暑篇云淵即大旱七年湯自禱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使萬民之命以不事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首且行歟譏夫昌歟言未已也大禹方數千里

○伊訓云檢身若不及是也

○商王武丁也嘗祭於廟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祥已曰惟先格于王政事王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設道復興號為高宗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天而俱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詢見大雅雲漢之詩

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洛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大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憐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勿心諸

附錄

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于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晉攻華氏宋公殺之

○林曰定王崩前
三立

○天主崩在十一月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巳酉天主崩左傳十月巳

酉定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于蟲牢侯齊侯宋侯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傳

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按左氏許靈公期鄭伯于楚鄭伯如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子崩楚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二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

成公二

丙簡王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子元年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

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

自棄也巳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傳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巳非由人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

武公魯先君

○檀弓云喪事有進而無退

○禮記祭法有諸侯五廟之事

○荒氏曰舊說曰武公之官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

○林氏曰鄭附庸國梁傳傳鄭國也

○見舊公下七年

○滅鄭成公也故變滅而言取隱國惡也滅項季孫也非舊公也者亦以為國惡而隱之而不正端其出於權臣之意則附附季孫而非聖人誅亂之法也

○漢書成帝元延四年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太司農永前後所王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上躬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末終

○朝美出奔在昭公十五年傳

○王章事在漢成帝紀

○鄭侯事在唐代宗紀

○此指山文數人事也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

取鄭鄭音專左傳言魯也公羊傳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于邾婁諱取也穀梁傳言魯也公羊傳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于邾婁諱取也穀梁傳言魯也公羊傳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于邾婁諱取也

胡傳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

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非作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末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上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

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
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
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錄 居郇瑗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太
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
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瑗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勦易勦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
沉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由土厚水深居之
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
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
四月丁丑晉
遷于新由

○林氏曰嬰齊叔勝

○悼公卒葬成公踰

○二卿謂何孫蔑叔

○宋文公卒共公即
位故使華元聘于魯
以通嗣君焉
○大宗問對云古者
此命命將授之以鉞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左傳子

如晉命如晉命○壬申鄭伯費卒費音秘左傳不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秋孟獻

命也命也

胡傳 魯遣一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
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
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當會
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
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
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
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
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以罪
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
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

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本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林氏曰：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用滅也。而後貶人乏。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也。左傳：子重伐鄭，鄭從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如晉賀遷也。左傳：晉欒書救鄭。

欒書帥師救鄭。欒書帥師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遂、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鄭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也。我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

濟事于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均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前六月鄭伯賈卒。尤傳云：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拆敵割人耳也。

○書：大禹謨，舜時有苗，之君不率，教化舜命禹征之。三旬不服，禹乃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來格。

○崇國名。文王也。宋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伐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日壘而日降。

○林氏曰：壘，石壘也。

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敵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

言不獲其但因舊壘
而崇自服也

○次于陞事在傳公
四年

○重三蕭魚事在襄
十一年

○疏云展省祭也言
日曰省省祭牛之缺

角而即知傷是省祭
之道盡矣展道雖盡
不能防災御患致使
牛傷是其所以備災
之道不盡是故不言日以責有司也牛角云缺者詩稱兕觥其缺又曰有觥其角是也
○騷鼠一名甘口鼠食物不痛

○集解云亡乎人矣亡無也至此郊牛復食乃知國無賢君非人所不能也謂國無賢君
之故為上天之所災非人力所能禁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謂經言其首所以放有司也

○林氏曰吳始見經
吳始入伐中國

○吳本太王之後禮
記尚禮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

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隆者文也。次于陞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丑 簡王七年 晉景十六 齊頃十五 衛定五 蔡陳成十五 杞桓五十三 宋共五 秦桓二十一 楚共七 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騷鼠食郊牛角，改上牛。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騷鼠音奚，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疏云展省祭也言日曰省省祭牛之缺角而即知傷是省祭之道盡矣展道雖盡不能防災御患致使牛傷是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是故不言日以責有司也牛角云缺者詩稱兕觥其缺又曰有觥其角是也

○集解云亡乎人矣亡無也至此郊牛復食乃知國無賢君非人所不能也謂國無賢君之故為上天之所災非人力所能禁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謂經言其首所以放有司也

胡傳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上牛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詩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邾 邾音談吳始見經左傳春吳伐邾邾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

春大卷三十三 五

○吳語曰命圭受錫之策命吳本稱伯故曰大伯
○見禮記曲禮

○吳郡朱長文示紹興間人著春秋通志二十卷

○楚子軫楚昭王名
○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有疾曰曰河為祟王弗祭太天請祭諸郊王曰云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與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附錄 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張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左傳夏曹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傳 則祭境內山川而巳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弁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林氏曰馬陵衛地

○莊之欲討徵舒見宣公十一年

○晉遣上將謂欒書也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

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

晉合入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馮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林氏曰州來楚邑
楚之入兵不書至是
始書之傳曰是以始
大通兵於上國晉人
為之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以為賞由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
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
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
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
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
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
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
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
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
庸焉。使為行人。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
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 ○冬大雩

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穀梁傳雩。不月
無為。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衛定公惡孫
林父。冬林父出奔
晉。衛侯如晉。
晉反戚焉。

戊簡王八年

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
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
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二。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
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
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故地見一二年

○集解云俾齊反魯田者晉也今又使魯還齊田者亦晉也故曰二命

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賦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二二猶喪如耦而況霸王將德是以遠而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德之味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魯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蓋我也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此

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懼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

聘聘共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公羊

胡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

○集解云文公禮制 故傳發其事而已 孫壽蕩意諸之

春秋卷三十三

未終而納，與宋納，
整而使，皆失禮，非
常事也。故書以示後
世。

○莊姬，晉成公女，趙
胡之妻，胡卒，遂通於
趙，趙弟趙嬰，故原屏
放嬰，下齊。

○原屏，原同屏，括也。成季，趙襄也。直孟，趙盾也。武趙，武趙朔之子，有之孫也。

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
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
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
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
侯之亡，故諱之于晉。

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初、奚、韓
厥、諱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
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
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諱于晉
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晉討趙
同趙括，以其田與初、奚、韓厥言於君曰：成
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
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
諱，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以見晉之
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召音邵。賜公
命，穀作錫。錫命

止此。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
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
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
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胡傳

諸侯嗣立，而人見則有賜。已脩聘禮
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虜，而獻功
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
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見，既
敵王所虜，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
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
邦君之不主，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
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附錄

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
莒，與渠立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

○義並見文公元年

○曲禮云：君天下曰
天子。臨諸侯，眡於鬼
神曰有天子。其甫

○七年傳云春吳伐鄭成李文字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帛者也夫詩曰不帛吳夫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帛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林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此言中國不振旅者蓋以晉景自鄭之敗中國不能振整即旅而歸也

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真對曰夫彼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夫重閉况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左傳來歸自杞故書○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邾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

伐邾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

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媵盈去又音刺左傳衛人來媵共

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待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媵夫人行則姪

九女所以廣繼嗣二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

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簡王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七

四年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

○杜氏曰古者諸侯娶媵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二八九九女蓋一嫡二媵各有姪娣凡七女也

○三國來媵衛晉齊是也

○白虎通云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

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二。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春

來逆叔姬之喪講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魯而歸之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胡傳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太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配。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放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

○四年書來朝五年書來歸八年書卒至此凡四書也
○宋共姬事見襄三十二年
○鄆季姬見桓十四年
○杞伯初來朝魯在五年
○左傳言來朝于公請絕叔姬而無絕婦公許之至此五年杞桓公五十一年也又書杞叔姬來歸然則杞桓一人而出魯之二女因以歎魯人之志蔑矣周公之教衰矣

○集解云按杞叔姬一事而二傳不同左氏曰請之也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公羊曰魯而歸之也愚以經義推之則惟左氏之說為合一傳殊相遠也學者詳之

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

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傳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

○七年同盟于馬陵

○林氏曰蒲衛地

○不得其既者有矣如鄭伯姬者是也

○小邾射見哀十四年

○句繹小邾地名

○反魯衛之侵地見二年

○三年夏書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性軟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附錄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太夫勤矣不

○儀禮云婦人三月乃奠菜席于廡與東西有几席于北方南面婦執菜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朱子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已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三月而後廟見

○林氏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婦禮焉婚姻之好

○初獻六羽見隱五年

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看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晉人來媵左傳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

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林氏曰頃公卒于靈公環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欒書帥師伐鄭。帥入聲。左傳秋鄭伯如晉。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取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胡傳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

○公子成楚大夫鄧地名。

○鞞鞮晉邑名。

○伯蠲鄭行人。

與處文救江見文公二年。

○集解云國無可伐之狀無故加兵者則伐者為罪而受伐者非罪也有能救之者其善可知也故聖人必書救以著其善因以見受伐者之無罪而惡救在暴之師罪亦可見矣。

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計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昔者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錄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

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土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錄

○林氏曰鄆昔別邑也○伐植名入植入書法與會蜀盟同

○傳例民逃其上曰責

其不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益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左傳冬十一月楚人伐莒。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入莒。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備。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鵲。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初用公坐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所以恃陋而不脩城郭。即此也。

穀梁傳其且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也

○孟子梁惠王下篇有之

○決周匝也辰日辰也決辰謂自戎用至庚申始周下辰凡也三都謂渠丘莒鄆共三色也

○禮記曰城郭溝池以為固○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秦人白狄伐晉左傳諸侯

胡傳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在宣公八年

○武王伐商見書大

○非我族類者指白狄蓋舉秦晉兼責之

○晉既失信謂使齊反魯汶陽田又使齊歸齊之事諸侯之戴蓋由於此

○殺其世臣即八年趙莊姬諸趙同趙括之事

○今善也

胡傳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肅蜀羞鬃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代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君者而歸晉。○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穀梁傳使晉必歸君。○城中城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胡傳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苦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

○疏云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傳曰可城也。今云非外民也者凡城之志皆譏就說之中間隙之月少耳故云可城乃非全善之文此亦冬城嫌同而無說故發傳以明之

○今善也

○易坎卦象辭

○七里之郭城郭之小者

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冠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木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附錄 左傳十一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庚 簡王十年 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附錄 左傳晉侯使糴莠如楚。報木宰子商之使也。

○立製事見襄公十四年
○夷仲年事見隱公七年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剌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術而立剌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

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鄭

聞叔申之謀二月子如立公子縶夏四月鄭人殺縶立曼頑子如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二十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

○林氏曰晉人先立太子州蒲

○林氏曰伯姬也異姓來勝非禮也

○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于己鄭伯歸 ○齊

人來勝公羊傳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之辭言之婦人以象多為侈也 ○丙午晉侯孺卒左傳晉侯

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人公懼入

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由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

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一堅之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由巫示

而殺之將食張如臆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闕遂以為殉

附錄

左傳鄭伯討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
命魯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

況不
今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
送葬於是糴莜未反冬葬晉

魯晉皆諸侯而親
往會其葬以天子之
禮葬晉矣故為非禮

景公送葬諸侯莫在魯

人厚之故不書諱之也

此下奉上甲送會
之禮皆所當行者也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
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
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
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
魯人厚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
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四

成公三

簡王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
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

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
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

後使晉侯使卻擘來聘已丑及卻擘盟

擘人
由反

公作州後同左傳卻擘來聘且滋盟聲伯之
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姘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卻擘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
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

○林氏曰正月公在
晉不書諱見正
○前年七月公如晉
而至是乃得歸

○林氏曰仇敵也僮

能死亡婦人遂行生子于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施其仇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附錄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野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條前好

附錄

左傳晉郤至與周爭儷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主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

○林氏曰儷温別邑

○陳哲云按傳周公出在去年夏經書今春者以從告也

○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

○范氏曰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効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

王 簡王 十有二年

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

春秋卷二十四

二

不臣是無以存于世
言周之所以表也

○楚周公名惠襄周
惠王襄王之族也伯
與周卿士鄭地名也

而出也穀梁傳周有久無出其日也上下
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
下孰敢有之矣
上下皆失之矣

胡傳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
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
怒之心而下姜太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
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
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
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
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左傳宋
華元克合晉楚之

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
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
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
在晉楚亦如之交執賈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

○林氏曰此晉楚為成也於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
國也

極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儆隊其師
無克胎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狄人謁宋之盟
以侵晉而不設備狄

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
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附錄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高
金奏作於下驚而走也實曰君不忘先君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實曰君不忘先君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
矢以相如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實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
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
朝也於是平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寡
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

○集解云僖公之乞師于楚者為齊人侵其西鄙又伐其北鄙故欲乞楚師與齊為敵
晉之乞師于魯者為秦與自狄伐之故欲乞魯師與秦為敵也謂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
心觀此可見矣

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文此
公侯之所以打城其民也故詩曰越越武
夫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其侵欲不
息爭尋常以盡其民也武夫以為已
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越越武夫公侯腹心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
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
以為法然吾子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
無日矣夫及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游盟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簡王十有三年 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
八年 蔡景十四鄭成七曹宣十
七年 陳成二十一 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
秦桓二十七 楚共十三 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錡魚絃及左傳春晉
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如大國百里次國
七十里小國五十里
是也

○重內而輕外如盟
會必先書公卒而書
薨之類

○內外同辭僖二十
六年公子遂如齊乞
師

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社稷是衛。而懈棄君命也。不亡
何為。穀梁傳乞重辭也。古
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胡傳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
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
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
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
王命與諸侯之師以特書曰乞以見其卑
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
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
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
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子以大義驅
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
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
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非
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

○林氏曰劉子即劉康公中者至正大中之理凡民皆受天地大中之理以生所謂上天賦命即此大中之理

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購

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禮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我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

○林氏曰上天默誘其中心之天理

○蘇賦食禾稼虫名爾雅云食苗爲蠹食節爲賊以喻納公于雍

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擯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弟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逸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還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關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羸賊以來蕩播我邊疆我是以有今孤之役康猶不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林氏曰愚按自此以上殺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戰文並不同此古人作文之法學者所宜細玩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錫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人我河燕焚我箕帥莒夷我農功度劉我邊無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今狐之會君又不祥昔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是刑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奈昔今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餘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甲宣之以懲不令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於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

○林氏曰不更秦官名成差如父皆秦大夫

○瑕晉地終劉子之言

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仰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冷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太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迺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胡傳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脩朝覲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

集解云如以上服見天子天子賜之車服然後歸是也事見前

○如止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是也

○如歲二月東巡狩至春宗肆覲東后是也

○天子遣使者屢矣見魯公九年

○林氏曰宣公卒成公負芻立

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歲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上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當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太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附錄

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許來入于太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國人盟于大宮遂從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盧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

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穀梁傳傳日閔之也公太夫在師日師在會日會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特正也

甲簡王十有四年

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十二年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林氏曰即瀉丘公卒葬比公密州立

○林氏曰婦姜氏有節之常經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

○疏云公子疊如齊逆女傳曰不言釐之來何見于公也然則夫人見於君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

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恐之。安民而寤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德之。衛侯享苦成叔。審惠子相苦成叔傲審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左傳秋宣伯如齊逆。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郭許人平以。○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叔申之封。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自齊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方逆也已書叔孫僑如故於至也但書名而不書氏蓋見其逆時之氏也

胡傳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也。可也。

○林氏曰定公卒子獻公行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審惠子立敬妣

之子。衛侯以為太子。冬十月。衛侯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於戚。而其善晉大夫

○秦伯卒

○范氏曰：所著者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逐絕，不念對也。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

簡王十有五年 晉厲五 齊靈六 衛獻公衍 元年 蔡景十六 鄭成九 曹成二 陳成二十三 杞桓六十一 宋共十三 卒 秦景公元年 楚共十五 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神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孫逐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孫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之。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

○歸父出奔齊在宣公十八年

○此所謂亂昭穆之序

○此所謂失父子之親

○林氏曰：特書晉侯討有罪也

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榿，聞君薨，家遣。嬋帷，哭君，成踊，及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第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辛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善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以

○集解云穀梁曰以
晉侯而斥執曹伯惡
晉侯也與此意異

○林氏曰宋公卒子
平公成立

執其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
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
晉侯也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全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
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
殺其大夫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
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
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
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左傳宋公卒○楚

子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
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
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林氏曰山此蕩澤
緡國以殺而山不書
民有司法乎之辭也

○魚石公子目夷之
曾孫也

乎楚子侵鄭及暴陸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音共
恭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
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
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
之義不踰者也為賢者崇也○宋華元出奔

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

石出奔楚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

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馬
寇鱗朱為少司寇何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
蕩澤驂公室殺公之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
大矣不能治官取類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

○林氏曰恐國人怨桓氏之逐華元遂滅其族是不得祭祀於宋國也

○按宋世次自微子啓至戴公凡十一世至桓公又八世二族之後爲宋六卿魚石爲左師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向爲人爲太司寇麟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

○葛蕭猶能其本根義見文公七年傳

正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計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詐之計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詐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詐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驟而從之則決睢溢閉門登陲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成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麟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虎華元曰我同君臣之訓而不

能正罪失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計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後入正可知矣蘇轍人與晉皆詐之計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計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蕭猶能其本其本根況於入而忍伐其本乎

附錄左傳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犇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林氏曰鍾離楚邑
淮南縣此會莫之始
亦晉以諸侯之大夫
會莫之始○自是木
夫自為會矣

○書法與荆楚意同
○首止在魯公五年
○于桓在襄公十年
○于向在襄十四年
○禮記曲禮云同姓
諸侯天子稱伯父叔
父
○吳壽夢始秋王

○如五年會于善道十四年會于向者是也

○林氏曰葉在楚國
友城外之蔽也即南
陽葉縣是

○陳哲云周正月是
夏十一月正固陰互
寒之時故亦得以瘡
禾而下也學者詳之

○何休晉人註公羊
傳者也
○幼君指成公大臣
季孫行父也然冰者
所以喻晉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于鍾

離啓其九反鱣音秋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

侯之大夫為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公羊

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平天下曷為

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

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胡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

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

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

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兵以族言之

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

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

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太國亦皆俛首東向

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

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葉舒涉反左傳許靈公畏偏于鄭

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

以徃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丙簡王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

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

元年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

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胡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

類也冰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

而有沙隨莒仕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

○林氏曰文公卒成
公原正

○喜即子罕

○林氏曰逞伏也晉
厲公無道三郤驕故
欲諸侯皆叛與其俱
而思德

附錄

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
陰之田來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

子盟于
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左傳滕文公卒○鄭公子喜帥

師侵宋左傳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

諸為陵獲將鉏
樂懼宋恃勝也

附錄

左傳衛侯伐鄭至
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

師欒黶於斬反左傳晉侯將伐鄭欒黶文子曰若
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
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林氏曰鄢陵鄭地

○林氏曰德以施惠
故民生富厚刑以正
邪故民德歸正義以
生利故民用自利詳
以事神故祀事有節
禮以順時故民時皆
順信以守物故百物
用成六者皆備故能
上下和睦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音偃左傳戊寅

晉師使生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友
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
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丞民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
龐和向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
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
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其底莫誰致

○林氏曰聖人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故外
患既息而內患不生

○林氏曰寇亦輕也
楚兵輕寇不能持

○林氏曰晦月終陰
盡兵家所忌也

○果軍車上為櫓者

○此上者詳也復陽
長之甘陽氣起于南
行推陰故曰南國感
也

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于矣。姚句耳先歸于
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
也五月晉師濟河擊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
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
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郟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患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
不反命郊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
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
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鼃陳於軍中
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
楚師輕寇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饒其後莫
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
登果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
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
塞井夷鼃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
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贛皇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
不可當也苗贛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
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史曰吉其卦遇
復三曰南國蹇射其元主中厥目國蹇王傷
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
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

○林氏曰：海泥也。

○養由基，楚善射者也。

○韎，赤色韋，熟皮也。蓋亦色之韋也。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

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海。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晉侯曰：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突已潘在之。黨與養由基。薄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夫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射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主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毅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二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

○叔山冉，楚人。

○登，死也。言所射盡死。矢無虛發。

其御慶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謙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豈大我。不如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入以授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讓之。使行人執盃。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子當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林氏曰宋王不來乃曰此
人敗楚國也夫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御曰蕪乘
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友謀穀陽堅獻飲
於子友子友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
余不可以待乃窺過晉入楚軍二日穀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
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傳晦者何寘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
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瘳也王瘳者何傷乎矢
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穀梁傳曰
事遇晦曰晦四體徧斷曰敗此其
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胡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
勝負之形晉之捷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
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
外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

○林氏曰沙隨宋地

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
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
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

謂子友曰先大夫之靈
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
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且不避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友曰初頃師徒
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
之大夫命側則敢不義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
于衛公出于壤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
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以
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
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墳

○集解云成公魯君孔子魯臣又魯為孔子父母之國則尊者

○書薨隱公閔公是也

○書假桓公與鄭是也

○書取隱公取郟取防成公取郟襄公取郟昭公取郟是也

○書遜文姜哀姜昭公哀公是也

○書及及處父盟及首庚盟及孫良夫盟及卻犇盟是也

○此兩節俱見孟子公孫丑篇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殺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太尊深可恥焉者矣苟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止已而無恤乎人以存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

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諱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於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取也曷為不取公幼也

附錄 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林氏曰尹子武公也尹子周卿士子爵也於是始以王臣與我

○集解云愚按二傳與此義不同所謂超出其上者學者詳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

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晉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晉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上戊○曹伯歸午鄭子罕齊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自京師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于臧盡致

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

○漢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周禮天官太宰掌六典五曰刑典必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林氏曰若丘晉地舍之若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也

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其歸次之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子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子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真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舍如字若音條

公作招章遙上饒二友左傳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若丘公還待于鄭使子叔聲伯請

○林氏曰孟孫季孫
二子存亡關於魯國
之社稷故謂之魯國
社稷之臣

季孫于晉卻犍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于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
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
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傲周公之福使寡君得
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
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佐僨亡而為讎
治之何及卻犍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
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
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
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謹聽而棄忠良
若諸侯何子故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
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
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季孫公羊傳執未有
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
稀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
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求乞師而
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力之

○林氏曰公未歸國
命國人逐之

○林氏曰晉詐魯平
故盟

○伐而以會致史異
文也

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
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
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公此臣之罪
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
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
而舍公執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
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左傳冬十月
出叔孫僑如
而盟之僑如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

犍盟于扈左傳十二月季孫及卻犍盟于扈
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
之公至自會

附錄

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
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卿○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林氏曰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諸周禮三刺之法

○宣伯即叔孫僑如穆姜成公之母季孟即季文子孟獻子也戰于鄆陵之日在前夏晉難以晉命代鄭之難也公子偃公子鉏皆成公庶弟女不

○集解云按此章皆左氏全文頗有所損而不加斷今依林氏大意以通其義幸觀者便刺偃者以姜氏欲立為君之故蓋當時偃必黨於僑如而以傾詭於穆姜者夫僑如之通國母而欲害其杜稷臣此莫大之罪使周官之法行則在必誅而不赦者也偃獨以越過受指之疵而罪非如僑如之重也今僑如出奔而偃獨刑死魯國一刑罰於是乎偏矣聖人所以書僑如出奔於前而書刺公子偃於後其將為後世鑑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殺梁傳大夫曰卒正也

胡傳

取其室戰於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

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之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

○欒范晉卿欒氏范氏也是時欒氏與卻氏有隙故宣伯因其意而比之以激卻擘之怒

○集解云按此章皆左氏全文頗有所損而不加斷今依林氏大意以通其義幸觀者便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整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莒立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于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謹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擘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丁亥簡王十有七年

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

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一

○林氏曰北宮括衛成公曾孫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

夏公會于單子晉侯齊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夏五月鄭

為質於楚楚公于成公于寅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洹

附錄

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傳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

周平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

○林氏曰柯陵鄭西北地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

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之慶克以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譎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

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

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上宰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

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

○林氏曰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見舊十九年司馬
子魚語林氏曰六畜
牛馬羊豕犬雞也不
相為用謂如豕馬先
不教用馬之類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
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
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
不可以祭有詩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
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胡傳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
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
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
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瑩乙

冬公會單于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
伐鄭十月庚

午圍鄭穀梁傳言公
不北背柯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
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

○林氏曰狸服地關

于狸服

狸力之反服市軫反公作軫殺作蜃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

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
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
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服而占之曰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
無傷也言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
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
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
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
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穀梁
傳十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

附錄

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
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
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
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一月廬降使國勝

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

○林氏曰定公卒宣公輕立

獲俱縛友○晉殺其大夫卻錡卻黈卻至

○林氏曰田穰之禮尊者先殺厲公無道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先婦人而後卿佐此無道之甚

且千餘友○晉殺其大夫卻錡卻黈卻至左傳晉厲公傷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然邾子而娶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黈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櫛之與其父母妻不同二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邾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花告公曰此戰也邾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邾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覲之信遂死邾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邾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邾至射

○林氏曰胥童夷羊五皆厲公外嬖帥甲士八百人

○位所坐處也駒伯即卻錡昔成叔即卻錡長魚矯以戈殺二人於其坐位

而殺之公曰季子貜余厲公將作難晉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然去大族不偏敵多然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善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然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黈助之抽戈結社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櫛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晉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一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執並至臣

○孟姬即趙莊姬言孟姬護諸趙氏事在十年

○林氏曰舒庸東夷國

春秋卷二十四

二十三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子白寡人有請於邵氏邵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童為鄉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馬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師襲舒庸滅之

附錄 左傳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晉童民不與邵氏晉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子戍 簡王十有八年 晉厲八弒齊靈九衛獻三年 四蔡景十九鄭成十二

○林氏曰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晉

○厲公弒悼公周立

○大雩恩澤也喻赦也

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

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胡傳 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雩釋當誅之賊亦不

春秋卷二十四

二十三

○趙盾在宣二年
○許世子在昭十九年
○鄭歸生在宣四年
○楚公子比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在哀六年

○林氏曰國佐國武子

以太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此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發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開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甲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毅叛故也使齊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附錄

左傳二月己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速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省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蒙荀會欒廡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鄉屬焉使訓群駒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御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公如晉

左傳朝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

○周制大國三卿晉以魯成公三年作六軍故有六卿六官之長即六卿也言長者以見其餘

○林氏曰六卿六開之驕周禮諸侯有六開馬乘事尚禮容使歸於乘馬御

彭城宋邑

復入于彭城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口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聞吾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送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專晉何為晉必恤之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

宋魚石晉樂盈事見襄二十三年

諸侯託於諸侯禮也以此言之有可納之正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以此言之納之不正

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左傳秋杞伯來朝桓公來朝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晉

附錄

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率馬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

築鹿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圍矣又為也穀梁傳築不忘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林氏曰築墻為鹿

○林氏曰武仲，臧宣叔之子。季文子以出師之數問於臧武仲。

○林氏曰虛，打地名。

○五月，而葬，國家安謐，嫡承嗣，故曰書順。

人侵宋。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

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還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麇角之谷。楚師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公作彭。經書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依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法也。今虺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太固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有二月，仲孫

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打，打直，呂反。虛，起居反。他十反。左傳十一月，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順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四

